

文学批评术语丛书

论滑稽模仿

约翰·邓普著 项龙译

96

T 06

2D 298

论滑稽模仿

约翰·邓普著 项龙译

昆仑出版社

新登字（京）119号

书 名：论滑稽模仿

著 者：约翰·邓普

译 者：项 龙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印装：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960毫米 1/32

印 张：3.5

字 数：60,000

版 次：1992年2月第1版

印 次：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01-10,000

书 号：ISBN 7-80040-226-6/I·202

定 价：2.40元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论滑稽模仿

约翰·邓普 著
项 龙 译

昆 仑 出 版 社

1992年2月

目 录

一、 定义	1
二、 滑稽模仿	4
三、 休迪布拉斯式嘲讽	16
四、 谐仿文	24
五、 模仿诗	52
六、 滑稽讽刺剧	71
附： 参考书目	99

一、定 义

对今日的很多美国人而言, burlesque是指一种歌舞杂剧, 表演中的性色彩很显著, 多为粗俗的喜剧和脱衣舞场景。这种意义与我们在此所讨论的无关。在近三百多年中, 英语国家的文学评论界在使用这个词时, 依据的是里奇曼·P·邦德所下的、令人钦佩的定义: “滑稽讽刺剧特指模仿严肃事物或严肃文体的创作, 由于其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而使人发笑。” 这种不协调的创作或模仿的例子有博蒙特^①的《燃杵武士》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 巴特勒^②的《休迪布拉斯》(Hudibras), 蒲伯^③的《秀发劫》(Rape of the Lock), 菲尔丁^④的《夏美乐》(Shamela) 和《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 以及拜伦

① 博蒙特 (Francis Beaumont, 1584—1616), 英国剧作家。

——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② 巴特勒 (Samuel Butler, 1612—1680), 英国讽刺诗人。

③ 蒲伯 (Alexander Pope, 1688—1744), 英国诗人。

④ 菲尔丁 (Henry Fielding, 1707—1754), 英国小说家, 代表作为《汤姆·琼斯》。

的《天堂的审判》。

这些作品代表了滑稽讽刺剧的若干不同的类型。我们可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描述平凡琐碎的事物，借不同的表现风格使其升格，一类描述庄重的事物，以相反的表现风格使其降格。《秀发劫》和《夏美乐》属升格的滑稽模仿作品，而《天堂的审判》则属降格的滑稽模仿作品。另一种分类可视题材的不同而划：一类模仿讽刺的是某位作家的先作，一类模仿讽刺的对象则为一般的事物。《夏美乐》和《天堂的审判》模仿取笑的是理查逊和索赛，《秀发劫》嘲讽的是史诗题材，《休迪布拉斯》贬低的是清教徒的自命不凡。

上述两种相互交叉的分类线将滑稽讽刺作品分为四支：

1、滑稽模仿 (Travesty) ——以惟妙惟肖的模仿手法处理某部作品的庄重题材，使其成为降格的滑稽讽刺作品，如拜伦的《天堂的审判》。

2、休迪布拉斯式嘲讽 (Hudibrastic) ——同为降格的滑稽讽刺作品，取材范围不只限于前人的作品，如巴特勒的《休迪布拉斯》。

3、(谐仿文) (Parody) ——以升格的方式滑稽地模仿某一作品 (或作者)，将这一作品 (或作者) 的风格移植到较为低贱的主题上，如菲尔丁的《夏美乐》。

4、模仿诗 (Mock-poem) ——常为模仿史诗 (Mock-epic)，属升格的滑稽模仿作品，模仿对象为一特定的文学体裁，以这一体裁所特有的风格来描

述琐细平庸的主题，如蒲伯的《秀发劫》。

从历史上看，降格滑稽模仿作品盛行于十七世纪。滑稽模仿和休迪布拉斯式嘲讽作品在王政复辟时代^①红极一时。十八世纪盛行升格的谐仿作品。我们所见最好的模仿诗或模仿史诗大都出于这一时期。此外，这一时期的升格模仿作品也甚丰，并延续至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当然，这种划分过于简单化。其实，上面列举的四个时期分别都可见到滑稽模仿作品的四种类型。本书旨在对这类作品作一简短的研究，所以将主要讨论英国中世纪以后的作品。

在依次探讨这四种类型之后，我将单辟一章来讨论滑稽模仿性戏剧。这类戏剧在英国戏剧中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不宜将它们划归四种类型中的任一种而独立于其它类型，因为这样将大大损抑这类戏剧的兴味。

^① 王政复辟时代指共和时期后 1660 年王政复辟的英王查理二世统治时期（1660—1685）。

二、滑稽模仿 (Travesty)

滑稽模仿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曾风行一时，其最著名的代表作为保罗·斯卡隆^①所著《维吉尔的滑稽模仿》(Virgile travesti)。这一风尚很快传到英国，于王政复辟时期以至十八世纪颇为盛行。当然，英国在此之前也有这类作品，如本·琼生^②的《巴托罗缪市场》(1614年)中的木偶剧。但是，正由于来自法国的影响，尤其是斯卡隆的影响，而使这类作品的数量骤然激增。它们以不敬的态度模仿人们所熟悉的著名作家维吉尔^③，荷马，奥维德^④及其他人的作品。

斯威夫特^⑤的《包西斯与菲利门》一诗为此类滑稽模仿中最使人感到亲切的作品之一。它以仿作的方

-
- ① 保罗·斯卡隆 (Paul Scarron, 1610—1660)，法国作家。
 - ② 本·琼生 (Ben Jonson, 1573?—1637)，英国剧作家。
 - ③ 维吉尔 (Virgil, 公元前 75—15)，古罗马诗人，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文学影响极大，代表作为《伊尼特》。
 - ④ 奥维德 (Ovid, 公元前 43—18)，古罗马诗人，对后世欧洲文艺影响很大，代表作为《变形记》。
 - ⑤ 斯威夫特 (J·Swift, 1667—1745)，英国小说家，代表作为《格列佛游记》。

式嘲讽了奥维德的《变形记》第八册中的故事。在原作中，居住在佛里几亚的一对老夫妇包西斯和菲利门热情款待天神宙夫和赫尔姆斯，但并未认出两位客人的真实身份。为答谢这对老夫妇，天神把他们居住的小茅屋变成了一座宫殿，并问他们还有何求。

耳语一阵之后，菲利门代表二人向宙夫说，
我们恳求侍奉于您的神殿，
并将自己献身于您那圣洁的祭坛，
我们一生和睦相待，
因此但求同日归天，
以免她孤身一人含泪将我葬，
也免我老泪纵横，以干枯的双手
抱着气绝无息的包西斯走进坟墓。

神灵们答应了这一请求。包西斯和菲利门在死后变形为两棵树。

斯威夫将在诗中仍用包西斯和菲利门的名字，但把异教神祇改为基督教的圣徒，并将故事发生地点换为肯特郡。两位圣徒将小茅屋变成了一座英国式教堂。在问这对夫妇还想要什么时，

菲利门略微沉吟，
卑谦地致以谢意；
我的房子变得如此华丽，
我想它仍是我的园邸；

我愿安享天年，静待岁月流逝，
承蒙恩赐，请让我变成位牧师。

随着他的话语，
牧羊人外套即时脱落脚底；
他目睹这一切情形，
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两臂套上了布丁式衣袖，
背心变成了牧师的法衣；
虽然一身玄黑，但依然，
磨损覆尘，如老人的旧衣；
如今他满嘴宗教税捐，
口叼烟斗，将新闻浏览；
他知道下一步如何宣讲传统的教义，
内容则从书中七凑八拼；
他主持洗礼得心应手，
所有的程序滚瓜烂熟；
祝愿妇人早生贵子，
惦念母猪又添新崽；
口诛不信奉国教者，
拥戴君权神授宗旨；
他脑中满是各种神学体系，
对古典作品却从不感兴趣。

以这种具有想象力的方式，斯威夫特具体地描述了变形的情景。茅屋变成教堂时，烟囱即成了教堂的尖顶，

茶壶成了教堂的钟，烤架的转柄变为座钟，椅子成了神龛，床架成为排椅，等等。每一件东西都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了人们所熟悉的物品，所以斯威夫特在把菲利普戏仿成一位英国国教牧师时能给人一种颇令人捧腹的讽刺。他的文风自始至终都简明平易。

拜伦所著《天堂的审判》（1822）可能是写得更好的一首滑稽模仿诗。当然，这首诗也更尖刻无情。与我们已经谈到过的滑稽模仿作品不同的是，它所模仿的不是古人的作品，而是作者同代人的一首诗，即索赛^①的同名诗（1821）。

在位六十年之久的乔治三世死于1820年。老国王死时双目失明，神智昏疯。索赛作为桂冠诗人，深觉有义务赋诗以贺病逝的君主升入天堂，尽享极乐，加之他已皈依保皇党，拥护乔治三世治下政府的政策，因而更乐此不疲。《天堂的审判》描述国王死后醒来，举目向天，见到保皇党的一位大臣的阴魂。这位大臣是国王生前变得完全疯癫时被杀的。他告之国王里根特王子已继位，治理朝政睿智坚定以及拿破仑的失败。他承认，虽然这次胜利了，但具有颠覆性的雅各宾激进派仍活跃异常，令人生畏。国王继续前进，到了天堂之门，在那里受到审判。随着“带被告”的传唤，那位怂恿革命、致使刚结束的乔治三世王朝坐立不安的魔鬼带上了煽动者约翰·威尔克斯和政论家朱

① 索赛（Robert Southey, 1774—1843），英国浪漫派诗人，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一起被称为“湖畔派诗人”。

利乌斯。可是，即使他们也没有勇气指控这位毫无过失的国王，于是魔鬼又把他们赶下了地狱。生前曾冤枉过乔治三世的人现在很多都急于承认自己的过错，其中的名人就有乔治·华盛顿。索赛在诗的末尾描述了乔治三世的赐福礼。在他升天时，许多先王，历史上的伟人以及早已死去的亲属们都来欢迎他。

索赛的这首诗用重音交错的无韵六音步诗行写成，并有意故作典雅。但他的六音步诗拖沓不工，弥尔顿式的含混不详掩盖不了他把保皇党比作天主的荒诞不经。他的作品单调平淡，完全是一付虚夸的腔调。

拜伦认为《天堂的审判》是一首自负不恭的作品，竟告之上帝应如何处置乔治三世。他把这首诗看作一位固执盲从的变节者所作的保皇诗而感到厌恶。他认定这是一首坏诗，浮夸、单调、陈腐，荒唐可笑。用滑稽模仿体写一首内容完全相同、风格刻意相似的作品肯定能收到相反的效果。

像斯卡隆模仿维吉尔一样，拜伦也未采取索赛所用的诗体。他采用的是写作《唐璜》时饱经锤炼，得心应手的八行诗节。这种诗体使他可以“像和任何人一同骑马或散步时一样喋喋不休地交谈”（《唐璜》XV、XIX）。拜伦以这种随意的语气贯彻始终，其惊人之语使读者意外不已。

拜伦在诗中描述的场景基本与索赛相同，都在天堂之门的外面。他无意采用弥尔顿式的尊严高贵而又笼统化的语言。他对人物的刻划和场景的描写极为通俗写实，细致入微：

圣徒彼得倚坐在天堂大门旁，
他的钥匙满是锈，锁也打不开……

生意冷清，圣彼得手握钥匙低头打起瞌睡来。小天使“用右翼扑拍他的眼睛”才把他唤醒。这位脾气粗暴的看门人向我们回忆起他曾鲁莽地试图用武力将死于断头台不该进入天堂的路易十六世拒之门外。他提醒我们说，生前他为了搭救基督，削掉了高贵的牧师马尔却斯的仆人的右耳（《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圣彼得既是这样一个人，我们看到他这位第一任大主教抗议为像乔治三世这种天主教解放运动的公敌举行赐福礼就不会惊奇了。从他对改变信仰较迟的人所持的态度：“保罗那家伙完全是个暴发户！”（XX），我们可以了解到，他自己也是一个势利小人。

这位丑角的社会地位显然低于地位显赫的迈克与撒旦——二者分别代表天堂和地狱讲话，为了争夺国王的亡灵。迈克以国王的恩人自居，而撒旦充满敌意的一瞥使国王“那使徒的皮肤”渗出冷汗（XXV）。这时天使们赶快前来解救，“因为很多真实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天使全是保皇党徒”（XXVI）。应迈克之邀，撒旦陈述了乔治应下地狱的理由。

撒旦悠然自得地讲来，承认国王治国有方，也承认了国王被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所左右的事实。但是，国王被作为工具利用导致了历史上无出其右的血腥统治，“与自由的人民开战”（XLV）。法庭要撒旦提供证

人，于是撒旦带上了一大群，数目之多令人沮丧。迈克为此吃了一惊。稍停片刻，迈克恢复了镇定，建议只留“两位诚实，清白，/名副其实的证人”（LXIII）。于是撒旦传唤了在索赛的《天堂的审判》中背叛了魔鬼的约翰·威尔金斯和“朱利乌斯”。

从拜伦介绍威尔金斯的词句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是在以滑稽的方式模仿索赛的风格。威尔金斯半世纪前曾名噪一时，是个狂烈的激进份子，拉选票的老手，斜眼的嫖娼者，对自己的才智颇为自负的人。索赛一眼就能认出他：

看领头的这一位，
从他斜视的眼光中，我一眼便可看出
他是个煽风点火之徒，
没有头脑的民众尊崇他为偶像和英雄，
而他却是那时的暴乱之主。

拜伦撇开了这种严肃的语调。他笔下的威尔金斯说起话来活泼异常，恰如其人。迈克更为严肃、更为谨慎的话语——如“倘若你不得不指控于他，坟墓已许你依此而行”等句——突出了这位将生前惯于拉拢人心的伎俩带进了阴曹地府的政客那种洋洋自得、厚颜无耻的性情：

即刻从人群中走出一位精灵，
得意洋洋，双眼斜睨，一付古怪神情，

一身衣着早已被人遗忘，
因为那一世界的人们衣服都很长，
它们吸取了自亚当以来所有服装式样，
从夏娃的遮羞叶到古时的裙装。

这位精灵扫视了一下聚集的人群：
“各界同仁，我们置身云端定会着凉，
所以还是快点开始：为什么召集如许多人？
如果这些身着寿衣者都是地产所有人，
他们喧闹是因为在选举，
那就选一位衣领未翻过来的候选人，
圣徒彼得，
你定会投我一票，是吗？”

迈克回答说：“先生，你错了，
那种事情只存在于以前的生活，
我们在天堂的所为更加庄严，
告诉你，此次开庭乃对国王进行审判。”

“那么我想，那些身负双翼的绅士，
定是一些天使，
而那位亡灵颇像乔治三世，只是更加苍老，
我的天！难道他已什么也看不到？”

天使说道：“你猜得不错，
他的命运将取决于他生前的功过，
如果你要对他起诉，

坟墓已允许最卑贱者昂起头颅，
面对至尊神圣的法官。”

威尔金斯说：“一些人在他们生前，
即已这样做了，而我即其中之一，
在天堂之下，我已对他们起诉完毕。”

天使长说：“在天堂之上，那么，
请再重述一遍你指控他的罪过。”
幽灵回答说：“既然往事已过，
为何还要证词？不，我实不愿这样做。
而且，我最终将他打得一败涂地，
还有他所有的议员兄弟，
我不愿在天堂旧事重提，
因为作为王公，他自有道理。”

在审判中，威尔金斯的证词因不具说服力而一无用处，而“朱利乌斯”则帮了不少忙。撒旦正在提议传唤更多的证人，包括乔治·华盛顿，魔鬼阿斯蒙德斯突然插了进来，打断了审判程序。他把刚刚以写作《天堂的审判》一诗为罪名而被逮捕的索赛带了进来。经过了几句荒唐可笑的问答之后，索赛执意要大声朗读他的诗作。

这情景使审判草草收场。乱哄哄的人群四下鼠窜，圣徒彼得用那串大钥匙将索赛击倒在地。在一片嘈杂声中，无人注意神智衰弱的老国王溜进了天堂，